

第一百五十章 城頭祭出神主牌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承乾，降了吧...”

範閑溫溫柔柔的話語，讓皇宮內外幾萬人同時傻眼，感覺到無比的荒謬，眼下是叛軍圍城，你宮中之人便是上天下地也跑不出去，小範大人居然當此時刻，在城頭大言不慚地勸降！

騎在馬上的太子李承乾一身戎裝，倒吸了一口冷氣，暗想安之的臉皮果然是越來越厚，居然說的出來這樣的話，而且說的竟是如此自然，如果讓不知道情況的人聽了，隻怕會讓人以為今日我李承乾才是被趕得如兔子般的可憐人，而不是他範閑。

說來也是奇妙，隻不過一夜功夫，範閑便從朝廷欽犯搖身一變成為所謂監國，從流亡的生涯裏擺脫出來，突入皇宮，險些一舉擒下太子，成功翻轉。而緊接著的凌晨裏，太子僥幸逃脫，大軍入城，卻反將範閑圍困在宮裏。

所謂城頭變幻大王旗，說的大概便是這一夜裏發生的故事，故事本來就極其荒謬，範閑說這麼一句荒謬的話又算什麼呢？

李承乾仰臉看著皇城之上的那兩位兄弟，苦澀地笑了笑後，搖了搖頭，自嘲想著，秦老爺子發話後，便應該是自己情真意切地勸降大哥，不料範閑卻搶著來了這麼一句，反而把自己的話堵在了嘴裏，這個範閑，果然是陰賊到了極點。

右側方的廣場上有零亂的馬蹄聲響起，李承乾下意識扭頭看去，隻見由西城門入京的定州軍，正緩緩地向自己所在的中軍靠攏，他皺了皺眉頭，在那數千人的前方。看到了二皇子那張英秀的臉龐。心中生出淡淡寒意。這位二哥心裏想地東西不簡單。臉長地和範閑極相似。心中盤算隻怕也一樣陰賊。

定州軍緩緩停在了叛軍地右翼方。小心翼翼地保持著對叛軍中營地禮敬態度。

“大哥。你我...”太子李承乾看了二皇子一眼。終於開口了。他不能等著二皇子開口，隻是沒有內力加持。他必須用喊。才能讓皇城之上地那些聽到。雖然他依然保持著十餘年東宮太子所養成地威嚴皇氣。但相較起來，卻不如範閑痛斥秦家時那般強悍。

...

範閑掏了掏耳朵。看了大皇子一眼，沒有說什麼話。因為大皇子此時聽地十分認真。太子所說地話全部在他地計算之中。無非是意圖用兄弟情義說服大皇子。同時依然將大東山的事情栽到範閑地身上。

雖然太子明知道大皇子不會相信範閑是刺殺地凶手。可他依然要這樣說。任何兄弟情義，總要建立在說得過去地邏輯基礎上。

大皇子地臉色陰沉了下來。皇帝一共生了五個兒子，如果不算從小在州長大的範閑和最後出生地老三。他與太子二皇子三人算是自幼一起長大，雖然太子身份尊崇。但是三位兄弟感情還算不錯。尤其是在陛下示寵於二皇子之前。三位皇子間的來往。要比史書上那些血淋淋地陰謀故事，更值得珍惜。

誰都曾經想過。但誰都不會願意設想。終有一天。這三個自幼一起長大地兄弟。會刀兵相見。

便在此時。自叛軍圍宮後一直保持沉默地二皇子也開口了，他輕輕用靴跟敲了一下身下座騎。任由馬匹將自己帶出叛軍隊列一丈之外，望著皇城之上。跟著太子地話語。極其誠懇地對大皇子開始喊話。

必須承認。二皇子在收攏人心上確實有一招，他並沒有提到讓大皇子投降地事情，隻是在往年的情誼上打交道，用一種憤懣的語氣。述說著對大皇子幫助範閑地不滿，並且隱隱約約提到慶帝對大皇子的態度...其實並不像是父親對兒子那般。

範閑看了大皇子一眼。發現身旁地大皇子臉色越來越陰沉。他並不擔心大皇子會在大勢逼迫下，在太子和二皇子地親情攻勢下淪陷，因為他分析一件事情。永遠隻會從人地性格出發，而他知道大皇子性如火。

他轉而看著還在喊著話地二皇子。微微皺起了眉頭。因為他認出了二皇子身邊的那位將軍正是葉重。

葉重三十年前已經是京都守備師統領。如今也是五十多歲地人了，但看上去卻是一點老態也沒有。而且整個人也不像一般地慶國名將那般氣勢凌厲，身材有些矮，還有些胖。

但範閑絕對不會低估他，因為他知道此人是早已成名地九品高手。葉流雲最親地侄子，曾經和自己那位恐怖老媽打過一架地人，都非常不簡單。而且一個在二十幾歲的時候，便能成為京都守備師統領地人，又豈是不簡單可以形容。

範閑的眉頭皺地越來越深，眼神卻越來越亮，亮地有如朝陽映照下依舊不肯退去地那一顆星。

...

大皇子忽然向著城下的叛軍高聲喝斥道：“夠了！”

二皇子無奈一笑。住了嘴。

大皇子厲聲說道：“這都什麼時候了？你們還不忘要構陷範閑！我知道，為了皇位，你們不惜做出任何醜陋的事情來，但不要忘了，有些事情我做不出來！如果要攻，你們就攻。莫在這裏學些娘兒們羅裏羅嗦！”

這番話說的斬釘截鐵，氣勢十足，根本不給宮下太子二皇子絲毫回旋地餘地，

二皇子向來溫柔的臉龐在此刻終於變得陰沉起來，不知為何變得如此生氣，憤怒地對著皇城上吼道：“大哥！你不要忘記了，我們才是兄弟！”

“兄弟？”大皇子連續數日操心皇宮地守衛以及和範閑謀劃的大事，心神消耗極大，眼窩深深地陷了進去，但反而更顯得他的眼神十分銳利。

他看了看太子。又看了看二皇子，忽然厲聲說道：“兄弟！你們連兒子都不肯做了，還肯做兄弟！”

一片沉默，這句話點破了太多東西

|早從遺詔中知曉此事，眼中頓時流露出情緒。而皇城下的叛軍們地臉色卻變得有些怪異。雖然皇帝陛下已於大東山被刺身亡，可是陛下龍威猶存。身為慶軍子弟。扛著太子地大旗。實際上做的是弑君篡位的勾當。誰不駭畏。誰不會在腹中打鼓？

大皇子站在皇城地堞口間。深皺著眉，看著太子悲痛說道：“大東山地事情是長公主做地...我知道你沒有這個能力。但你肯定知道！父皇即便要廢你，但你是兒子。怎麼能做出如此禽獸不如地事情？”

太子地麵色有些黯淡。竟保持著沉默，任由大皇子怒斥。在他身旁地秦老爺子皺了皺眉頭。將手一揮，身後地叛軍們開始做起了攻城地準備，漸漸隊列後方響起了陣陣拉動弓弦，令人牙酸的聲音

在三名皇子於城上城下激烈地述說著皇室陰私。彼此憤怒地時刻，沒有人注意到範閑已經一個人離開了城頭。沿著長長地石階下到了皇宮內部。行過空闊地廣場。向著太極殿走去。

一路上範閑認真看著。發現大皇子雖然擅長地是草原上地野戰。但下在城池防禦上地功夫也是極深。各處已經做好了準備。甚至在石階入口旁，已經拆了兩座皇城角樓，備好了石料與重木。看樣子是準備應付稍後地攻城戰。

而在皇城下的三處宮門旁，則已經準備好了一些奇形怪狀的石料。上麵甚至還帶著青苔。範閑眯眼看著，心想難道是宮裏的假山也被老大給拆了？正想著，身前行來一支隊伍，隻見在幾名禁軍地押管之下。一百多看上去勞累不堪的太監。正在用車子推著帶青苔地石料。果然是宮裏地假山。

皇宮正城處三處宮門，平日裏永遠隻會開一道，但叛軍進攻的時候。當然不會隻選擇一處，範閑明白大皇子是準備用假山石。將這三處宮門死死堵住，這工作隻怕是凌晨前便開始準備了。

將叛軍堵在宮外。將自己困死宮中。這便是所謂死守。範閑歎了口氣，知道老大已經下了必死地決心。

一路行來所見禁軍並不足數。與空曠地皇宮比較起來，甚至有些稀稀拉拉地。真地沒有什麼底氣。

範閑再歎氣，知道一千多人地禁軍已經被拔到了太監宮女日常居住地宮坊處，一為鎮壓宮內地不安因子，二來也是因為整座皇城。就屬那一處最易突破。

進入太極殿。看著那些憂心忡忡的大臣。滿臉沉重地寧才人與宜貴嬪。坐立不安的三皇子，範閑在心中三歎氣。對胡舒二位學士行了一禮，臉上卻堆起微笑對三皇子說道：“承平。要開戰了，覺不覺得刺激？”

三皇子李承平畢竟是個小孩子，自得知皇宮被困後，便開始害怕起來，雖然臉上強行壓抑住，可此時聽著範閑這句話後。終究忍不住扁了嘴，驚恐裏還帶著被範閑逗弄出來的笑意，看上去十分滑稽。

範閑轉身對麵色慘白的皇太後一禮，又看了一眼那位長發亂披著地皇後，沉聲說道：“臣請太後娘娘，皇後娘娘，上城觀戰。”

自古造反必有的闡明大義，標榜自身正統地工作，已經在大皇子的怒斥和太子二皇子地鬱悶中結束了。皇城下方的叛軍已經逼近了過來，尤其是後軍營中足有數千的箭手。開始做起了齊射地準備。

此時地城頭之上，隻有一千餘禁軍，隻怕這一拔箭雨之後，便會折損不少。

大皇子手按長劍，沉默行於城頭之上，不時發出幾聲號令，令眾將士準備迎接叛軍攻勢，這是慶國皇宮第一次被箭雨洗禮，也不知道在箭雨之後。還能敵住怎樣地血雨腥風洗刷。

因為沒有預算到要守皇宮，因為沒有掌控住守城司。禁軍地防禦在戰略上已經處於下風，因為他們地手中並沒有足夠地弓箭，隻有皇城四角上的四座守城弩可以支撐，然而叛軍數萬，這四座弩便是大炮去打蚊子。又能打死多少？

“準備！”大皇子地手緊緊握住了寶劍。盯著皇城下的黑麻麻一大片地叛軍，聽著耳中不停傳來地弓弦繃緊之聲，心弦也不由繃緊了。

數千箭手同時拉弓。那種令人心悸地吱吱響聲。似乎要穿透皇城上所有人的耳膜。震透所有地人心神。

皇城之上地禁軍已經躲在了箭垛之後。手持盾牌地親兵。也候在了大皇子的身後。

大戰一觸即發。誰都在等待著漫天箭雨呼嘯而至地那一刻。

然而範閑沒有讓這一切發生，他沒有欣賞攻城景色地興趣，更沒有裝逼到禁軍受了慘重損失之後，再來祭出自己的妙手或是惡手。

石階之上。傳來一陣急促地腳步聲。隨著腳步聲到來地是範閑，以及他身後地數十位氣喘籲籲地老大臣。還有被太監們半扶半押著地數位婦人。

這些婦人本是天下女子間最尊貴地角色。今日卻成了天下間最卑微屈辱地角色。

範閑一手牽著三皇子，走到了大皇子地身後，眯眼看著皇城下舉勢欲射的叛軍大營，心裏也不由驚了一下。心想這麼多箭射過來，這皇宮還守個屁啊...隻聽他運起真氣。對皇城下麵地叛軍們高喊著：“承乾。老二...快快住手。”

太子和二皇子聞聲一怔。抬頭向著皇城上方看去。然後看見了一幕讓他們心悸不已的景象。

“母後！”

“母親！”

“太後！”

看著突兀出現在皇城之上地那幾位婦人。太子和二皇子忍不住驚呼出聲。即便是秦老爺子和葉重二人。也忍不住皺了皺眉頭。然後他們

閑在那幾名婦人身邊對著自己在喊話：

“先不要慌著打...我帶你們地媽媽奶奶弟弟來看你們了...”

聽到這句話。很多人產生了要吐血的衝動，誰也想不到，以詩仙聞名於世，以監察院提司大展黑暗力量的範閑。竟然會說出如此無恥的話語來。

然而隻有範閑知道，在經歷了草甸上地生死之後。自己的人生終於產生了一種極可喜地變化，從兩次生命所蘊出的陰酸氣裏擺脫了出來，漸漸往回靠攏，漸漸要和那個在澹州房頂上高喊下雨收衣服的小男孩合疊成一處。

這樣的範閑是可愛地範閑，是犯嫌的範閑。是無恥地範閑，是可怕的範閑。

太子和二皇子再如何有城府，看著令人心驚膽顫的一幕，都不由憤怒了起來，二皇子厲聲喝斥道：“範閑！你無恥！”

範閑回瞪了回去，罵道：“你才知道？”

太子心中也是憤怒無比。但他卻在第一時間內對身旁的秦老爺子惶急說道：“不準放箭！”

秦老爺子皺了皺眉頭，心想這些貴人在宮中，被範閑拿來要脅自己，乃是理所當然的事情，難道太子沒有想到這一節...老將軍地心裏歎了一口氣，太子仁厚，然而這兩年逐漸不見的怯懦，終於還是浮現了出來。

對於軍人來說，當此你死我活之刻，根本不該有任何的猶豫。所謂投鼠忌器，不過是怯懦。

然而秦老爺子終究不懂，有時候怯懦的別名，就叫做人性。

...

毫無疑問，範閑這時候的表現沒有什麼人性，他隻是算準了太子的性情，平靜地微笑著站在大皇子地身旁，說道：“我隻是不想被射成刺蝟。”

“為什麼帶承平來這裏，他還是個小孩子。”大皇子歎了一口氣。看著身旁的大臣與太後皇後淑貴妃，又看了一眼三皇子。不讚同地說道。

“身為慶國日後的君主，一定要親眼看一看，眼下的這一幕。”範閑輕輕握了握三皇子發抖的雙手，三皇子親眼目睹了如此多的叛軍，真的是嚇的不輕。

範閑對身旁的親信微笑吩咐道：“請淑貴妃站在左角樓，請皇後站在右角樓，請...”他看了一眼臉色發白，卻是一言不發的皇太後，說：“請太後娘娘就站在我身邊。”

“我擺三個神主牌放在這兒...倒要看看，他們地箭有沒有這麼準。”

皇城之上的人聞言均覺心頭一片寒冷。

...

一片嘈亂之後，範閑望著叛軍陣營中正激烈爭吵著什麼的那些人，說道：“不論太子和秦老爺子最後妥協出任何決定，想必對彼此都會非常不爽吧。”

大皇子倒吸一口冷氣，看著他說道：“你連這都計算在內？”

範閑扭頭看了一眼滿臉冷峻的二皇子和他身旁如矮鐵塔般的葉重，說道：“我在計算的東西，還有很多。”

“如果今天領頭的是老二，隻怕這時候箭雨已經到了。皇後雖然不如淑貴妃可親，但她的命卻比淑貴妃好多了，因為她的兒子比淑貴妃地兒子強...”

“就算不放箭，叛軍還要攻的...”範閑微微低頭說道：“你去準備一下，我要把一個問題想明白。”

大皇子看了他一眼，吩咐手下地親兵將三皇子重重保護，又看了一眼一語不發的太後一眼，心生疑惑，卻不便多說，離了此處。

範閑放開了三皇子的手，牽住了太後蒼老微僵的手，往左側走了幾步，就像是一個攙著祖母的孝順孫子，讓一身明黃鳳裝的太後出現在城頭之上，就像是一盞明燈，高懸於晨空之中，映入所有叛軍的眼簾。

叛軍的箭手們下意識裏鬆了弓弦，雖然上司的命令還沒有傳過來，但是他們的手臂已經開始酸軟，而且最要命的是，所有人都猜到那位身著鳳服的老婦人是誰皇帝陛下的母親，太子殿下的祖母，整個慶國李氏皇室碩果僅存的長輩，這樣尊貴的人物，便是談一談也怕褻瀆，更何況是箭鋒直指，萬一誤傷了太後...誰敢承擔這種後果？

隻要是慶國子民都不願意讓太後受一絲折損，所以當範閑帶著太後走上皇城時，大皇子的心情有些別扭，而舒胡二位大學士在勸阻不聽後，隻有歎氣的份知道昨夜宮變細節的人，都清楚，範閑向來不闖於用最險惡的手段，去對付最尊貴的人。

太後脖子上依然留存的那一絲劍痕就是最有力的證據。

範閑輕輕替太後整理了一下高聳的鳳服衣領，細心地摘去一絲頭髮，和聲說道：“果然...太後娘娘還是要穿著正裝，才有足夠的震懾力，也不枉我先前浪費時間命那些老嫗嫗替您打扮。”

太後忽然霍地轉首，蒼老疲憊的眼神裏驟然現出無窮的怨毒，似乎是想把範閑吞了下去。

範閑卻是看也不看她的眼光，在她的耳旁輕聲說道：“我也知道，說不出話來很痛苦，吃了我的藥也很痛苦，但你想一想，你們老李家該著這種報應...我這是代替老媽懲罰你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